

冬小麦的冬天

苦茶

晚秋麦籽入土，四五天，化作芽苗钻出来，像土地娇嫩的话语；茸茸绿，一直绿到人的毛孔里，让人看了，心里也努了芽儿。

不得不说，麦苗真是庄稼中的另类。万物凋零，它哗一下铺展如此动人的情节。我们的情绪，就这样被感染了。

此时，北风还未肆虐，大雪还未飘飞，麦苗就贴地摇曳，像水，像韭菜，像刚刚生出一缕云气。

视野里有绿麦子，这个冬天就是鲜活的。

风中的绿麦苗，眼下是柔嫩的，纤弱的，随风起伏的。但你很难想象，一场大北风，一场雨夹雪，会给它带来怎样的历练。那时节，它们东倒西歪，乱七八糟，全部脸朝地趴在地上，俨然一副放弃的姿态。

但，如果能撩开地表看看，你定会大吃一惊。这是一个地下的江湖啊！千万须根，抓牢土层，向深处去，向四处去，携手游窜，结成联盟，试探着，探索着，站稳了深处的江山。

这是麦子的秘密吧。谁的成功，不需要暗处发力、时刻做功呢？

北风么，是它携手的净友；冰雪么，是它选定的知己。秋生冬长，春秀夏实，跟季节反着来，它们是一群孤独来去的斗士。

它们因此成为五谷之贵。

当一场肥雪倒下来，麦子，卧成了雪的心腹、底细和知己。雪软，雪硬，雪松，雪密，最清楚的，莫过于麦苗了。

瑞雪兆丰年，其实是，是对麦子最朴素真挚的祝福。可不是吗？“今年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那“被”是冰雪质地。那馒头，还用说吗？没有冰雪，就没麦的成就；没麦，就没馒头、烙饼、饺子、面条，就没小康、热炕、宴席、喜庆的嫁娶。

没有麦，就没有大好人间的种种福气。

麦子不管人间事，它只管抓紧光阴来成就自己。

这样的生命真过瘾、真浓烈。

冬小麦的冬天，是熬煎？是忍耐？是修行？是享受？是，又不全是。那默默的坚守，是生命必经的一段路。



歌者  
张广闻 诗/摄

芦苇扎根大地  
随阳光节节长高  
随风唱出的歌

清脆激越  
点亮了天空  
点亮了万家灯火

铁轨的尽头是远方

李旭

中北大学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校园曾经有火车站的学校，听说2018年在网络上特别火，原因是学校用原先废弃的千米铁轨再配置上站牌、信号灯、雕塑等建成了一个铁路主题公园。

其实，没有建成公园时也有人喜欢这个地方，比如我。闲来选择一个有风的傍晚，在这里徘徊和坐卧，锈迹斑斑弯曲的轨道，两旁无序蓬松的衰草，寂静中的夕阳西下，偶尔一个背着布书包远去的背影……眼前的景象很容易让回忆像列车一样无声无痕地在铁轨上缓缓划过，时光纷纷倒退，一切都在那亦对亦错的陈旧中重来。

看到铁轨，好像一定会想到远方和别处。远方是什么季节的远

方？别处是什么天气的别处？一张小小的票根是终结的标签还是反复的幕布？曾几何时，你的一路向北，他的转角向南；你的大雁成行人双对，他的相思花为媒，到头来虽已繁华落尽，却也淡然如斯。晚风轻移，我走在坚硬锈蚀的轨道上，霎时有一种儿时的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的肆意和亲近，垫脚蹦跳，随意小坐，眼睛或睁或闭，嘴巴或开或合，微笑可以自由馈赠，漠然亦能由心而发。过去的就这样让它过去吧！

其实，我们只是路人，静观荣耀与落魄，自知温暖与清冷。各自背负着标注了时间标签的命运，诠释自己的喜怒哀乐。意犹未尽，怕听曲终，怕见人散。



冬日的汾河景区四期

邢占平 摄

诗人风趣语

马斗全

自古诗人多风趣，大诗人苏东坡便以风趣幽默而著称。以至清代，陈田所辑《明诗纪事》，况周颐《眉庐丛话》，袁枚《小仓山房文集》等书，以及《清史稿》，也数有诗人“饶风趣”语。

当代诗人，也不乏饶风趣者，本人便多曾亲见或闻之。

先师山西大学教授罗元贞先生，当年与南京徐翼存女士步韵唱酬，徐迭有诗来，罗先生致信同门诗友宋剑秋先生，说徐“有意挑战”，要宋“出马应战”，且有“十万火急”语。那年诗社筹划举办免费诗词讲习班，王蛰堪先生即来短问：“敢问如何派将？”时薛胜保先生正好在座，谓：“大将请战也！”诗社组织的丙戌人日各地诗人大型联吟活动，得到各地诗友的积极响应，参加者极多。邓世广先生诗云：“但凭中镇旗幡动，直似三军号令传。”又有人诗云：“吟坛一夜起烽烟。”都喜将文雅诗事，说成打仗一般。

寇梦碧先生，津门诗词名家。当年有位青年诗人携其诗词稿谒见寇先

生，请求指点修改。其中有句为：“几多傻傻瓜瓜事，一个忙忙碌碌人。”寇先生诫其可用“忙忙碌碌”，不可用“傻傻瓜瓜”。该青年诗人辩解道：“忙忙碌碌”既可用，“傻傻瓜瓜”便也可用。寇先生云，那我就给你改作：“几多傻傻瓜瓜事，一个浑浑蛋蛋人。”这样对仗更工整一些，只是“浑浑蛋蛋”与“傻傻瓜瓜”一样，都不能用。于此可见寇先生之风趣与敏捷，闻者无不开怀一笑。

叶嘉莹先生也是位风趣诗人。那年重庆研讨会后，长江轮船上，她想找几位能吟诗的诗人吟诗并录音，我告她林从龙、蔡厚厚两先生能吟，他俩正好在右边一间舱室。叶先生说：“那正好，我就去‘一箭双雕’。”船到秭归，我们上屈原祠祭拜，下起了雨，下来时土路有些滑，我看见叶先生在前面小心翼翼地往下走，便赶紧追上前扶着她。当下到柏油路时，叶先生对我说：“好了，这下‘安全着陆’了！”

赵鼎新先生一次来信开头为：“一

周之内，三次写信，惟谈恋爱者有之。”抄其新作数首，说：“我权冒充一次贾岛，您就做一回韩愈吧。”谦虚地要我给他的诗提修改意见。熊鉴先生一次来信说：“下面一些诗，并非投稿，只是表示我还活着。”这是因为数有熊老逝世之误传，不少人有诗哀悼。何永沂先生因此而有诗寄熊老：“平平仄仄平平平，死死生生死死死。又见新诗惊海内，不知是蝶是庄生。”亦多风趣。

一次诗会中，有人约津门曹长河先生一起去拜会老诗人林从龙先生，曹说自己有个毛病，就是不好干谒名人，拒而未去。没想到去者将这话告诉了林先生，林就过来见曹，说自己也有个毛病，就是专好干谒名人。在场诸人皆大乐。

西安曲江诗会，座位是按岁齿排列的，我恐邻座吸烟，便调换了与曹长河先生的座位，让他们吸烟的坐一起。曹看到自己的座签往下移了，问道：不是按年龄排的么？我说年龄大小应依法（发）而定，意思是我头发比

他白。曹应声摇头叹道：“唉，‘不白之冤’哪！”曹会中初识钟振振教授，知其好填词，即一本正经告曰：“应镌‘振振有词’之印以铃词笺。”

古求能先生颈痛，答友人诗有句为：“管他鼠盗与鸡偷，暂不摇头与点头。”星汉先生《打鼾自嘲》有句为：“平生功业君休笑，也是惊天动地人。”不独风趣，又都为好句。

或受诸诗友感染之故，本人有时亦学作风趣语。一次乘飞机，登机后旁边一人着急地打电话，催问同行两伙伴怎么还未到。原来是二人行前吃饭，一时高兴，多饮了几杯酒，忘记会堵车，竟误了登机。听他生气地说：你俩这叫什么事！我见到老板该说什么呀？我说：你就说“陶然共忘机”嘛。那人转怒为笑，对我说：老板未必听得懂。

诗人风趣语，总教人爱听，是因为风趣既反映了诗人的才情和乐观幽默，又启人才智，给人以欢愉。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应尽量多有这样一些风趣之语。

历史

他说：“在与殷商同时或比殷商更早的文化，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较晚的希腊、罗马，都是绝对没有的，但在历史期间，即遍传于小亚细亚、欧洲与北非。”

第二件是丝蚕。“中国的丝蚕业，清清楚楚，传入西方的时间最早在汉初的先后。据考古学的发现，中国本土，公元前1000年的商代，不但在文字里看得见它的存在，而且还发现过丝制包裹的遗迹。在山西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

实。”

第三件是股代的装饰艺术。“股代的装饰艺术，铜器上的，以及骨器和木雕上的，聚集在一起作一个整个的观察，完全代表一个太平洋沿岸的背景。在艺术的观念、装饰的方法和匠人的作风上，代表很早的太平洋一个传统。它向东北经过阿拉斯加传入北美西北海岸，向南传入现代太平洋的诸群岛，这些都没有西方影响在内。”

李济在演讲的最后说：“这三件，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骨卜代表当时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蚕丝代表物质生活的一部分，而装饰艺术代表他们的艺术生活。这三件东西，整个来看，

作家出版社

13

苏华 著



《大夏禹都》

代表一种自成一个单位、具有本体的文化；它以本身的文化为立足点，接受了外国的文化，正表现着它优美的弹性。”虽然李济并不同意毕士博诠释中国古代文化的观点，但对他为中国田野考古争取到史密森研究院长达五年的项目资金还是十分感谢的。

连载

山西经济出版社

78

王宏伟 编著



《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游击队成立于1940年1月，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隶属于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支队”。他们以薛城为中心，奋战在百里铁道线上，出没于万顷微山湖中，紧紧团结人民群众，与日本侵略者

展开浴血斗争，奏响了民族救亡的最强音。人员最多时达300余人，他们劫列车、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种种英雄壮举令敌人魂飞魄散、闻风丧胆。铁道游击队还成功护送刘少奇、陈毅、罗荣桓等党的领导人以及千余名抗日将士过境，被肖华将军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

影片中游击队员们唱起的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将乐于吃苦、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愫有机结合起来，歌曲自始至终充满无畏和浪漫情怀，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感召力和凝聚力。

妇女翻身解放的红色战歌

向前进，

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参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共产主义真，党是引路人。奴隶得翻身，奴隶得翻身。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战士的责任重，妇女要翻身。《娘子军连歌》是红色经典影片《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歌。

文艺